



路易斯岛三部曲

The Lewis Man

路易斯人

Peter May

〔英国〕彼得·梅 著

朱银涛 译



路易斯岛三部曲

The Lewis Man

路易斯人

Peter May

[英国] 彼得·梅 著

朱银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路易斯人 / (英) 彼得·梅 (Peter May) 著; 朱银涛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8.5

书名原文: The Lewis Man

ISBN 978-7-5447-7294-5

I. ①路 … II. ①彼 … ②朱 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5222 号

The Lewis Man by Peter May

First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"L'Homme de Lewis"

Copyright © Editions du Rouergue, 2011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Yilin Press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4-422 号

路易斯人 [英国] 彼得·梅 / 著 朱银涛 / 译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时音蒞
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
校 对 刘文硕
责任印制 贺 伟

原文出版 Editions du Rouergue, 2011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10-85376701

排 版 灵动视线
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 毫米 × 640 毫米 1/16

印 张 20.5
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294-5

定 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10-85376178

序 言

乘船从苏格兰西北海岸出发，大约三小时的路程，有这样一座被暴风雨肆虐的岛屿，岛上贫瘠的土地带给人们食物和温暖，也带给人们死亡。死亡是很偶然的，就像今天。

在这座岛上，采泥炭是一种群体活动，一家人、邻居们、孩子们，全都聚集在沼泽地里。和煦的西南风吹干了草地，蚊虫胡乱地飞来飞去。安娜刚刚五岁，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采泥炭，也是让她永生难忘的一次。

整整一个早上，安娜都在厨房里，看着祖母用老式的女巫炉煮鸡蛋，炉膛里烧的还是去年的泥炭。现在，女人们挎着大篮子出发了，安娜光着脚丫跟着她们，穿越荒野，兴奋地在多刺的石楠花间奔跑，沼泽地褐色的泥浆在她的脚趾之间漫溢，发出咯吱的声响。

她的眼中是一望无际的天空，云朵被风撕成碎片，偶然间有阳光洒下来，掠过枯萎的草地，白茫茫的羊胡子草在狂风中摇曳。要不了几天，春天和初夏的野花就会使褐色的冬季原野变成一片姹紫嫣红，只是此时，它们仍处于休眠状态。

在远处，炫目的阳光中，隐约可以看见五六个男人，穿着

工装裤，戴着布帽子，海水拍打着傲然屹立的黑色片麻岩峭壁。安娜抬手遮挡着眼睛，看向远方。大人们正弯腰弓背，用铁锹切割着柔软黑色泥炭，湿漉漉的方块被翻转过来。这片土地因为世代的泥炭采割而伤痕累累，挖出来的沟有十二至十八英寸深，刚刚切下来的泥炭晾在顶部。几天后，这些切削工将会返回，把这些泥炭收集起来，码成小小的三角垛，使风畅通无阻，彻底吹干它们。

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们会用小推车把风干的泥炭运回家，再将这些干燥易碎的泥炭像砖块一样堆成人字形的炭垛，确保整个冬天都有取暖和烹饪所需的燃料。

路易斯岛位于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最北端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岛上的人们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。在这个金融动荡时期，随着燃料成本的上升，那些开放式的壁炉和火炉又大批地返回到人们的生活中，祖先的传统生活方式得以传承。在这里，让家温暖的唯一成本就是劳动和对上帝的虔诚。

对于安娜而言，这只是一次冒险之旅。她迎着风奔跑欢笑，呼唤着父亲和祖父，母亲和祖母在她后面什么地方大声地交谈着。前面的泥炭切削工们突然停止了工作，她根本没有感觉到骤然而起的紧张气氛。以她有限的人生经验，她不可能从那些蹲伏在沟壁周围的男人们的肢体语言中读懂什么。泥炭垒起的墙已经在他们的脚下倒塌。

父亲看见了奔跑过来的她，朝她大声叫喊，企图阻止她过来。但为时已晚，她已经不可能停止向前冲的势头，也不可能对他声

音中的惊慌做出反应。男人们突然站起来，转向她，她看见阳光下哥哥的脸，像一张被漂白的纸。

她顺着哥哥的目光朝倒塌的泥炭墙看过去。一只手臂伸向她，皮革般的皮肤像棕色的羊皮纸，手指拳曲着，就像握着一只无形的球，一条腿蜷缩着，与另一条腿缠在一起，头朝沟渠倾斜着，好像在寻找一个失去的生命，两个黑色的洞穴，应该原本是他的眼睛之所在。

有一瞬间她迷失在困惑的海洋里，但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她惊恐的尖叫声被风撕裂了。

甘恩看到了不远处停在路边的车辆。天空是灰蓝色的，阴郁的乌云低悬在海面上，不断翻滚。雨刷刮去了第一场落在挡风玻璃上的雨水。十到十五英尺高的白色海浪就像是打在青灰色大海上的标点符号。紧挨着救护车停靠的警车开着蓝色的闪光灯，天地浩渺，这束光是多么微不足道。

在这些车辆的另一侧，是希亚德村那片杂乱无章的粗灰泥房子，迎着即将到来的风雨。它们虽然看起来有些衰败，却也充满了希望，似乎是习惯了恶劣天气的无情侵袭。远远望去，没有一棵树，只有路边一排排腐朽的篱笆桩，以及被遗弃的院子中锈迹斑斑的拖拉机和汽车残骸。枯萎的灌木丛中露出充满生机的绿色小枝，不屈不挠的根部紧紧附着在贫瘠的土地里，期待着更美好的时光。茫茫一片羊胡子草波浪般起伏，就像风在水面吹起的涟漪。

甘恩把车停在警车旁，走进风雨中，已刻上皱纹的前额上是一个V形发尖，浓密的黑发向后生长，在风中飞舞。他紧了紧身上的黑色棉夹克，小心翼翼地踏进松软的泥土中，沼泽水很快就渗进鞋里，浸透了袜子，他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，很后悔没有多

带一双靴子。

他来到第一个泥炭堤，沿着上面的小径走过去，避开干燥的泥炭垛。身穿制服的警员已经在松软的土地上钉进了金属桩，用蓝白相间的警示带把犯罪现场围了起来，警示带在风中扑棱扑棱动着。最近的农舍在靠近悬崖那边，大约半英里以外，从那里飘来了烧泥炭的烟味。

一群人围绕着裸露在风中的尸体，穿着黄色荧光服的救护人员正准备把尸体抬走。警察则身穿黑色防水服，头戴方格帽子，直到现在，他们还以为这不过是一起司空见惯的案子。

他们一言不发地为甘恩让开路。法医蹲下来，靠近尸体，用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轻轻地抹去尸体上的泥炭屑，当甘恩突然出现在他头顶上方时，他抬起了头。甘恩看见了死者干枯的棕色皮肤，不免皱起眉头，“他是……有色人种？”

“只是泥炭造成的，我认为是个白人，相当年轻，十几岁或二十岁出头。一具典型的沼泽尸体，几乎保存完好。”

“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尸体？”

“从来没有，但是我看过这方面的书。从海面吹来的风中盐分，使泥炭苔藓在这里繁茂生长，苔藓的根部腐烂后形成了酸，尸体因此得到保护，差不多就和浸在酸水里一样。他的内脏实际上应该是完好无损的。”

甘恩紧盯着这具几乎已变成木乃伊的尸体，毫不掩饰他的好奇，“死因是什么，默多？”

“表面看来死于暴力袭击，胸部有好几处刺伤，喉咙也被割

断，但是准确的死因还是需要等做完病理分析后才能知道。”他站起来，脱掉手套，“最好在大雨到来之前把他拉走。”

甘恩点点头，但是眼睛已经无法离开这个被困在泥炭中的年轻人的脸。尽管他的面部已经有些萎缩，但认识他的人一定还是能认出他来，毕竟只有眼部柔软的裸露组织腐烂了。“他在这里已经多久了？”

默多的笑声消失在风中，“谁知道呢？一百年？也许一千年？你需要一个专家给你答案。”

我不需要看钟就能知道时间。

在清晨，天花板上的褐色污渍似乎总是并不那么明显，这很奇怪。接缝间透明凝胶的痕迹似乎更白了。更加奇怪的是，我总是在同一时刻醒来。这并非由于透过窗帘边缘渗透进来的光，而是因为在一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黑暗。一定是我体内的生物钟在作怪。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，我总是在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出现时起床挤牛奶，然后做我在清醒的白天应该做的每件事。现在一切都变了。

我挺喜欢凝视天花板上的这片污渍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早上，它看起来总是那么像一匹马，带鞍的马，随时准备把我带向更美好的未来。然而在晚上，光线昏暗时，它看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样子，就像有角的怪兽，准备把我带向无边的黑暗。

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，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那里。她看似很眼熟，但我想不起来她是谁，直到她张口说话。

“哎，托尔莫德……”

当然，这是玛丽，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听出她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悲伤。还有，是什么让她耷拉着嘴角？是

什么让她如此厌恶？我知道她过去很爱我，虽然我不确定我是否爱过她。

“怎么了，玛丽？”

“你又尿床了。”

我闻了闻。突然间，几乎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味道向我袭来。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注意到？

“你就不能起来吗？不能吗？”

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责怪我。我并不是故意的。我从来没有故意这么做。当她拉开我的被子时，味道更加难闻了，她用一只手捂住了鼻子。

“起来，”她说，“我必须换床单了。起来，穿上你的睡衣，冲个澡去。”

我双腿着地，等着她扶我站起来。过去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一直很强壮的。我记得有一次要剪羊毛，她赶羊时扭伤了脚踝，不能走路，我不得不背她回家。几乎两英里的路，我的两只胳膊疼死了，但是我没说半句抱怨的话。为什么她从不记得这些？

她不知道这有多么丢脸吗？我转过头去，不想让她看到我眼中涌出的泪水。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拼命地眨眼，以免泪水流出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“唐老鸭。”

“唐老鸭？”

我看了她一眼，她眼中的愤怒吓了我一跳。我是这么说的吗？唐老鸭？那不可能是我的意思。但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原本

打算说什么了，所以我又说了一遍。我很坚定地说：“是的，唐老鸭。”

她拉我站起来，几乎是很粗暴地把我朝门边推过去，“不要让我看见你！”

她为什么这么生气？

我摇摇晃晃地朝浴室走去，任凭身上的睡衣滑落。她说我应该把衣服放哪里？我把睡衣遗弃在地板上，朝镜子里瞅去。一个老人，长着一头稀疏而蓬乱的白发，用一双空洞的眼睛盯着我。有一片刻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于是我扭头朝窗外望去。在通向海岸的沙质低地，我能看见正在又甜又咸的草地上吃草的羊。我看见风儿吹皱了羊身上厚重的冬衣，但是我听不见风声。我也听不见海水拍打海岸的声音。泛着白色泡沫的海水虽然气势汹汹，携带了大量沙子，但也招人喜爱。

窗户一定是双层玻璃的，在农场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东西。在那里，当风呼啸着穿过窗框，把泥炭灰从烟囱上吹下来时，你知道你还活着。那是可以呼吸、可以生活的房子。这里的房间太小，太封闭，与外界隔绝，让你感觉就像生活在一个泡沫里。

镜子里的老人又在看着我，我微笑，他也朝我微笑。当然，我一直知道那就是我。我很好奇彼得这些天在做什么。

三

芬终于关了灯，天很黑。但是那些证词还在那里，在他的视网膜中燃烧。黑暗中他无处可遁。

除了莫娜的话，还有其他两个证人的证词。他们都没有把车牌号记下来。莫娜没有看见，这不足为奇。她先是被汽车撞飞到空中，摔落在发动机盖和挡风玻璃上，随即又因巨大的冲击力被甩了下去，在碎石路面上翻了几个滚。她能捡回一条命已经算是奇迹了。

罗比的重心较低，摔下来后直接被碾在了车轮下。

每当读到那些证词，他都会想象自己在那里，看见了事情的经过。每一次他都感到要呕吐。这一切在他的脑海里是如此栩栩如生，就像他真实的回忆一样。而对莫娜来说，尽管只是瞬间的一瞥，但方向盘后的那张脸已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：一个中年男子，长长的灰褐色头发，两三天没有刮过胡子。她怎么能看到的？但毫无疑问，这一切就在她的脑海中。他甚至让模拟画像师根据她的描述画了一张草图，一张停留在文件上的脸，一张即使九个月过去了，仍然在他的梦境中反复出现的脸。

他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想要睡去，却是徒劳。旅馆房间的窗户在窗帘后半开着，空气得以流通，但是街上的汽车喧嚣声也

一并传进来。他把膝盖蜷缩到胸部，肘部贴在身体两侧，双手合十抱于胸前，像一个正在祈祷的胎儿。

明天，他自成年后所熟知的一切生活都将结束。他曾经拥有的一切和做过的事，以及可能要做的事，都将结束。就像很多年前从姨妈那里得到父母死亡的消息时的感觉一样，那是他有生以来（还很年轻的生命中）第一次感受到的透彻心扉的孤独。

白天的到来也不能让他安心，他只是默默地决定要度过这一天。温暖的微风吹过布里奇斯城堡，阳光照在城堡下面的花园里，芬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嘈杂的人群。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穿上了轻便的春装，长辈关于五月之前不可减衣的警告已被这一代人遗忘。别人的生活一如既往，这似乎不公平。然而谁又知道在他正常的面具下面的疼痛？所以谁又知道其他人外表下隐藏的惶恐？

他在尼克森街的复印店前停下来，复印了几份文件，然后塞进皮包，朝东向圣伦纳德街走去。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光，他就是在位于那条街的警察局总部工作的。两天前他已经开过告别派对，是与几位同事在洛锡安路的一家酒吧举办的。派对的氛围很伤感，充满了回忆和遗憾，当然，也有一些真诚的关爱。

一些人在走廊里向他点头，一些人与他握手。他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只花了几分钟就把个人物品装进了一只纸箱，都是他在这种不安的职业生涯中所累积的悲伤的碎片。

“我要收回你的警察证，芬。”

芬转过身，总督察布莱克仿佛一只饥饿的秃鹰，紧紧盯着他，

一副趁火打劫的样子。芬把证件递给了他。

“看到你要走，我很难过。”布莱克说，但是他看起来一点也不难过。他从未怀疑过芬的能力，只是怀疑他能否做长久。直到现在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芬终于承认，布莱克是对的。他们都知道他是个好警察，只是芬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一行不是他的专长。是罗比的死亡让他明白的。

“我看过提取记录，你三周前把你儿子的肇事逃逸案的文件拿走了。”布莱克停顿了一下，也许是在等候对方的确认，看到芬没有回应，他补充道，“他们要把文件拿回来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”芬从包里取出文件，放在桌子上，“可能再没有人会打开它了。”

布莱克点点头，“有可能。”他犹豫了一下，“该尘封起来了，它在从内到外吞噬你，它会毁掉你的一生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伙计。”

芬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，他搬起装着他个人物品的纸箱，“我做不到。”

他来到外面，绕到大楼后面，打开一个巨大的绿色回收箱，把纸箱里的东西全倒了进去，然后把纸箱也丢弃了。他再也不需要这些了。

他站了一会儿，抬头看了看自己办公室的窗户。在所有那些虚度的岁月里，他经常站在那里看阳光，看雨，看铺满索尔兹伯里山坡的雪。然后，他悄无声息地来到圣伦纳德街，挥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

出租车把芬带到皇家英里大道铺满鹅卵石的陡坡上，就在圣吉尔斯大教堂下面，他发现莫娜正在国会广场等他。她仍然穿着那一身单调的灰色冬装，几乎迷失在了北部雅典风格的古典建筑群中，砂岩砌成的大楼已被时间和烟雾熏黑，他猜想这种色调正好反映了她的心情。但是用“沮丧”这个词已不足以描述她的心情了，她很明显情绪激动。

“你迟到了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他挽着她的胳膊，匆匆穿过空旷的广场，穿过高大的石柱拱门。他不知道自己的迟到是不是潜意识里故意做的。与其说是不愿意放下过去，不如说是对未知的恐惧，是对离开安全而舒适的婚姻生活独自面对未来的恐惧。

当他们迈进曾经是苏格兰议会总部的法院大楼时，他瞥了一眼莫娜。三百年前地主和商人们坐在这里，他们本应该是人民的代表，却因为没有抵挡住英国人的贿赂，把自己所代表的人民出卖了，卖给了人们不想加入的联盟。芬和莫娜，也曾经是个联盟，为了便利、为了无爱的友谊而组成的联盟，是受偶然而随意的性爱驱使，因为对儿子共同的爱而组合在一起的。而现在，没有了罗比，一切行将结束，结束在这个法院。一张判决书将为他们共同书写的十六年画上句号。

他看到了她脸上的痛苦，所有的遗憾和悔恨袭上心头。

到最后，只花了几分钟就把这些年的一切——那些美好的、糟糕的时光，那些挣扎，那些笑声，那些争吵——全都扔进了历

史的垃圾堆。他们一起出现在皇家英里大道上，灿烂的阳光洒在鹅卵石上，隆隆的车流从身旁经过，其他人的生命在这里流淌，而他们的已暂停变成了结束。他们站在那里，宛如一尊延时拍摄的电影里的静态雕像，世界围绕着他们，像高速旋转的涡流。

十六年后，他们又变成了陌生人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除了再见。其实连“再见”也不敢大声说出来，尽管那张纸就握在他们手中。因为除了再见，还剩下什么？芬打开公文包，将判决书放了进去，那些复印文件从米色文件夹中滑了出来，散落在他的脚边。他迅速弯腰去捡，莫娜蹲下来帮他。

她拾起了几张纸，他意识到她的头转向了他。她其实只需一瞥就明白这些是什么。她自己的证词就夹在其中。几百个字，描述了一个被夺去的生命和一段结束的婚姻，还有一张根据她的描述画的头像速写，那是芬无法摆脱的噩梦。但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站起身，把拾起来的纸递给他，看着他把它们放回包里。

他们来到街头，离别是不可避免的，她说：“我们会保持联系吗？”

“有什么意义吗？”

“我想没有。”

简短的一句话，使这些年他们为彼此付出的一切，他们共同的经历，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，都像飘落在河上的雪花，永远地消失了。

他看了她一眼，“房子卖了后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要回格拉斯哥，和爸爸待一段时间。”她看着他的眼睛，